

說文解字引

論語  
孝經  
爾雅  
孟子

考

全

馬宗霍 著

說文解字引

論語 孝經 考  
爾雅 考  
孟子 子

科學出版社

# 說文解字引經攷

著者 馬宗霍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一七一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六一號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四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版 書號：一〇〇四 字數：膠印  
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字典紙七八七乘一〇九二八分之一  
(京)〇〇〇一一九三〇 印張：一三七又二分之一

定價：(九) (全書一部) 二一·〇〇元  
(共七冊)

統一書號：九〇三一·三四

說文解字引論語考敘例

論語漢世有三本。皇侃論語義疏敘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是也。許君偁論語。自云。主於古文。案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於齊魯。二論傳授。述之頗詳。於古論則但在篇目中錄論語古二十一篇。班氏自注云。出孔子壁中。蓋於時無傳之者。孔壁書志歸之孔安國。王充論衡正說篇言安國以教魯人扶卿。然據漢志。扶卿乃傳魯論者。非古論也。何晏論語集解序。謂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此亦史無明文。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言孔安國爲古論語傳。蓋又本之何序。今集解所載孔注。清儒多疑其僞託。惟陸氏引桓譚新論。謂古論與齊魯文異者四百餘字。則知安國之解。雖不定可信。而古論之本。固自流傳。君山雅達必親見之。何序又謂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何去馬鄭不遠。尋後漢書馬鄭本傳。所著書並有論語注。則平叔此言。當自有據。惜馬鄭之書。今皆不存。僅集解采其遺說。集解之體。雖曰擇善而從。實則古今莫辨。近年敦煌石室所得唐

寫本論語鄭氏注殘卷與何氏所引鄭注又間有異同然則欲考古論  
之正以溯君山所謂異文而上窺孔壁之舊許君所傳最爲近之矣別  
有偶逸論語者二字今附於末

說文解字引論語考字目

莠 曳 詗 論 誦 譎 奔 鞞

啟 魯 既 燭 覆 宇 窶 仇

份 袍 衲 輅 緇 寡 愉 洳

侃 闕 媼 芻 純 繪 結

增引逸論語考字目

瓊 瑩

說文解字引論語考

衡陽馬宗霍

筱

部艸

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筱。

徒弔切

以杖荷筱者，微子篇文。今論語作篠，釋文云：「篠，本又作條，又作筱。」是陸氏所見又一本，正與許引合。筱從條省，今作篠，蓋不省者。然說文艸部無篠字，木部有條，義為小枝，則作條亦與借字。當以筱為正字也。玉篇艸部引論語此文，亦作筱。蓋卽本之說文。許訓筱為艸田器。史記孔子世家裴駟集解引包氏曰：「篠，草器名。」裴所傳包說，卽包咸論語注。玉篇筱下注同包。廣韻三十四嘯筱下注同許。今邢昺論語疏本何晏集解引包注作「篠，竹器。」劉恭冕謂「其字從草」，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阮元論語校勘記則謂「竹乃艸字之譌」。然考皇侃論語義疏本經注，篠字皆從竹作篠，且釋篠為籬簾之屬，是皇氏所據本已作竹器矣。然則包注草器竹器，孰為原文，殊無以定之。或謂以許證包，則當依裴引作草器為是。皇疏就竹器釋以籬簾之屬，為誤之甚。但邢疏引說文又作「芸田器也。」韻會

十八嘯引同。皆與今本說文異。若蓋耜之省。借耜又賴之。或體說文末部云。『賴。除苗間穢也。』若如邢疏。韵會所引。則菝乃除艸之器。而非艸器。與本經下文。『植其杖而芸。』洪适隸釋所載漢熹平石經論語。莠碑植作置。芸作耘。義正相貫。嚴可均跋。玉裁並從之。嚴謂大徐作艸。則芸之爛文。蓋以韵會所引爲小徐古本也。段氏說文注。逕改艸田器爲耜田器。據此。則許說蓋不與包注同。陳士元論語類考曰。『周禮條狼氏注云。一條。除也。』與滌同。條從條。蓋除草之器。然則丈人植其杖而芸者。是立其荷條之杖。而即以其所荷之條芸田耳。』此解足以申許。丁杰曰。『說文。嬰。以足蹋夷艸。從艸。從殳。春秋傳曰。嬰夷蘊崇之。今南昌人耜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艸入泥中。名曰脚蹏。是可爲論語以杖荷條植杖而芸。及說文菝字。嬰字之證。』案如丁說。是脚蹏卽菝之遺制也。吾鄉耜田者。手持杖。赤足蹋艸入泥。足下無所

菜。謂之菜田。

黃部

艸器也。从艸。貴聲。

求位切

○史。古文黃象形。論語曰。有荷史

而過孔氏之門。



有荷吏而過孔氏之門者。憲問篇文。今論語作蕢。卽吏之篆文。知許君所據古文論語也。集解何晏注云。『蕢。草器也。』邢昺疏曰。『蕢。草器見說文。』是何注蓋本許說。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六樂部十四引論語注云。『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避世也。』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卽鄭玄注。則鄭訓亦與許同矣。皇侃疏云。『蕢。織草爲器。可貯物也。』又足申許。

詎部 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詎。而振切。

其言也詎者。顏淵篇文。集解引孔安國注云。『詎。難也。』許訓頓也者。案說文頁部云。『頓。下首也。』與孔異。段玉裁曰。『頓之言鈍也。』劉寶楠論語正義亦謂。『頓與鈍同。孔訓難者。引申之義。』錢坫論語後錄謂。『刃頓爲鈍。言頓爲詎。其言也詎。言之頓矣。故夫子曰。君子欲訥于言。』此皆主許義者。愚案卷子玉篇言部詎下引說文云。『鈍也。』與段劉之說正合。顧氏所據當爲說文古本。今作頓者。頓與鈍並從屯聲。亦自相通。說文中部云。『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是頓鈍又兼有難義。詎與頓鈍爲疊韻。屯聲。刃聲。古詎音同。在諄部。詎

與難為雙聲。

詁屬日母，難屬泥母，古音併于泥，同為舌頭音。

故孔許訓雖異，義亦同趣。又

柔

此經下文云：『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孔注曰：『行仁難，言仁

亦不得不難。』亦者，承為之難一語而亦之也。則知孔訓詁為難，實

即取諸本經矣。釋文引鄭玄注云：『詘，不忍言也。』劉寶楠謂：『此

其文不備，莫曉其義。』陳鱣論語古訓謂：『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

詞必頓，忍亦從刃聲，義相反而成也。』如陳說，許鄭二義亦可互參。

論

部言

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論言。』論語曰：『友論佞。』

田切

友論佞者，季氏篇文。今論語作便，許引作論，訓為便巧言。則今作便

者，正用論之詁訓字。然說文人部云：『便，安也。』是以便詁論，亦既

借字。當以論為正字也。集解引鄭玄云：『便，辯也。』論便辯三字雙

聲。說文辯本訓治，從言在辨之間，謂治獄也。臯人相與訟而治之，非

巧於言者不任。知鄭注與許說不二。皇侃疏云：『便佞，謂辯而巧也。』

蓋兼許鄭之誼也。又柔此經上文云：『友便辟，友善柔。』集解引

馬融釋便辟為『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媚。』釋善柔為『面柔。』

素巧避求容。則所謂體系也。上二者一為體系。一為面柔。是許訓論  
佞為巧言者。當為口柔矣。

諛

評言

告也。

从言。庠聲。論語曰。諛子路於季孫。

柔故切

○諛。諛或从

言。朔。○懇。諛或从朔心。

諛子路於季孫者。憲問篇文。隸變作諛。今論語作懇。即諛之重文。許  
所據蓋古論也。集解引馬融云。『懇。諧也。』許訓諧為懇。明懇諧義  
同。而又以告釋諛者。蓋告為通義。於告之中有諧。有諛。顏淵篇云。『  
浸潤之諧。膚受之懇。』集解引鄭玄曰。『諧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  
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懇。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是論語諧懇  
對文。固微有別。愚疑諧之言潛。告人而人之受之者。如不覺。告之深  
者也。諛之言序。指序而告之。告之淺者也。卷子玉篇言部。訴下。引說  
文此條。顧野王曰。『素訴者。所以告冤枉也。』意在申許。似未得許  
旨。

諛

評言

禱也。

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諛曰。禱余于上下神祇。从言。纒

省聲。力軌切。○譖。或不省。

諷曰禱介于上下神祇者述而篇文今論語作誄集解引孔安國云  
「誄禱篇名也」邢昺疏曰「誄累也累功德以求福」案許訓諷

為禱訓誄為諷

設氏謂雷作諷

兩字義別邢疏雖釋誄而所本者則正說文

諷字之說是作諷為正字作誄既借字也釋文亦引說文諷誄異訓  
以別之此陸氏辨別經文正段之例與泛引異文不同讀釋文者所  
當省也段玉裁曰「諷施於生者以求福誄施於死者以作諷論語  
之諷曰字當從蟲毛傳曰「喪紀能誄」字當從耒」翟灝論語考  
異曰「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諷與誄異訓」錢坫亦曰「作諷  
者是諷禱也誄諷也禱者求福之詞誄者死後之稱不得以誄為諷  
」此皆主從說文者然考周禮春官小宗伯職「大哉及執事禱祠  
于上下神示」鄭玄注引論語此文作諷與許同大祝「作六辭六  
曰誄」注俱或曰引論語此文作誄又與今本同是諷誄通用已舊  
俞樾謂「據說文則古論語作諷而周禮兩注有諷誄之殊蓋鄭君  
不專主古文耳」愚案鄭司農解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  
主為其辭」下卽引春秋傳魯哀公誄孔以為證則先鄭之意從誄

之本義。以爲施於死者之偁。後鄭又續引。或曰一說者。孫詒讓周禮正義以或曰

一說亦先鄭所引本義蓋論語亦有作誄之本。而其事則施於生人。與先鄭說

別。賈公彥周禮疏謂「生人有疾亦累列生時德行而爲辭。與哀公

誄孔子意同。故引以相續。」似非鄭指。又業敦煌唐寫本論語鄭氏

注云「誄六祈之辭。子路見誄辭云。尔謂孔子今疾亦當謝過於鬼

神。」見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此與其小宗伯注正相應。六祈中本無誄。而皆告

神求福之辭。後鄭以誄爲六祈之辭者。明論語之誄與謫通。非六辭

中之誄。主爲死者立謚也。然則後鄭於論語字雖古今兼採。義則較

然有別。而所依以爲注之本。據何晏集解敘說。則固魯論也。皇侃疏

申孔注曰「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

列其行之跡爲謚也。」斯則本先鄭之義。以釋論語之誄。失之矣。

卷子玉篇言部謫下引說文作「相祝累功德以求祿。」與今本說

文異。但祿之義亦爲福。韓非解老云「全壽富貴之謂福。祿也者。人

之所以持生也。」夫全壽富貴。即說文訓福爲備之義也。福致百順。

祿可持生。謫以求福祿。其爲弛於生者。又明矣。王夫之四書稗疏。周禮太祝作六辭。以

通上下。六曰誅。誅者告神祇之辭也。鄭注亦以為賜死者以命之辭。審然則宜為喪祝所典。周禮所謂享喪祭祝號是也。因非太祝之所掌矣。業說文。此誅字當作認。或作譖。其從言從未。許氏曰。誅也。則鄭氏所謂賜死者以命之辭也。是太祝所掌之誅。與此誅曰。皆當作認。而為致禱之辭。庶乎子路之稱之亦無嫌矣。愚案。船山所云。鄭注乃先鄭之注也。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者。六辭皆為生人作辭。無為死者之事。故不從。審如賈說。則船山正與後鄭意同。

弈

部

圍碁也。从卩。亦聲。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

羊益切

不有博弈者乎者。陽貨篇文集解。弈字無注。許訓圍碁也者。案文選。韋弘嗣博弈論。李善注引楊雄方言曰。『圍碁。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知許說蓋本方言。皇侃疏云。『奕。圍碁也。』又本許說也。邢昺疏云。『圍碁謂之奕。說文弈從卩。』卩。卩之。詠。變。言竦兩手而執之。碁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碁。圍碁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此說可以申許。今皇疏本作奕。從大不從卩。乃隸書亂之。邢疏引說文從卩。則其所據之本亦必作奕矣。並當依說文訂正。』

鞞

部

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鞞。从革。郭聲。苦郭切

虎豹之鞞者。顏淵篇文。今論語作鞞。隸省耳。皇侃本高麗本作鞞。與許引同。集解引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許云去毛皮也者。即謂

去毛之皮也。正與孔合。惟詩齊風載馳篇「簞茀朱鞞」。大雅韓奕篇「鞞鞞淺幘」。彼兩詩正義引說文。並云「鞞草也」。與今本說文異。案許草下云「獸皮治去其毛」。是鞞草二字義本不殊。設王裁嚴可均。因謂許君草下已注明。何庸辭費。當從詩疏所引。今尋論語釋文引鄭玄注云「鞞革也」。若如段嚴說。則許鄭訓同。

啟

文部

教也。从支。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

唐禮切

不憤不啟者。述而篇文。皇侃邢昺二疏。並云「啟開也」。許訓教也者。爲其字之從支也。虞書「扑作教刑」。扑卽支之隸變。文從又。扑從手。從子。故啟之義爲教矣。然啟以启爲聲。說文口部云「启開也」。則啟本兼有開義。開導與教義亦相成。玉篇啟下兼收二義。

魯

白部

鈍詞也。从白。羞省聲。論語曰「參也魯」。

即古切

參也魯者。先進篇文集解引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也」。許訓鈍詞也者。爲其字之從白也。白亦自字。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隸變作魯。下體與從日無別。非是。皇侃疏引王弼云「魯賈勝文也」。此又鈍詞引申之義。謂樸魯之人。推少文。不能口

給也。禮記檀弓下：「其妻魯人也。」鄭玄彼注云：「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王云：質勝文。猶鄭云：禮勝學矣。

既

部

小食也。从艮，无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

居未切

不使勝食既者，鄉黨篇文。今論語作氣。案說文未部云：「氣，饋客芻米也。或從既作繫，或從食作餼。」義與既訓小食也別。然或體從既，則氣既自可通。儀禮聘禮記：「日如其饗餼之數。」鄭注云：「古文既爲餼。」禮記中庸：「既廩稱事。」鄭注云：「既讀爲餼。」餼亦氣之或體。又氣既相通之一證也。邢昺疏云：「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此雖釋氣字，實用說文既字之義。故如鄭說，是禮記既既爲氣。戴震以禮記之既爲繫之氣，如邢說。是論語既氣爲既，且當讀不使勝爲句。食既又爲一句矣。程瑤田通藝錄曰：「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之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氣，加未則爲氣稟字，與既字相通。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爲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程氏此說，蓋亦以論語本字當作既，義當爲小食，正與邢疏相發明。



段玉裁則反之。謂「說文此引經說既借也。論語以既爲氣。今論語作氣。氣氣古今字。作氣蓋魯論也。許偁蓋古文論語也。或云謂不使肉勝於食。但小小食之。說固可通。然古人之文。云不使勝則已足。不必贅此字。」劉寶楠亦從段氏。謂「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卽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爲肉所勝。而或以傷人。呂氏春秋孝行覽。卽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愚案段劉之說皆是也。惟劉引呂覽。乃高誘注文。非本文。又呂覽孟春紀重己篇云。「味眾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鞅。」高注。「鞅讀曰慙。不勝食氣爲慙病也。」此與孝行覽注可互證。且許君雖引論語證既字。但五字連引。當作一句讀。既作一句。則以小食爲義。與不使勝三字不貫。依段說。既爲氣之段借。義亦較長。又案皇侃疏云。「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勝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肉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此又別爲一解。

鍋

音

飯鍋也。从食。曷聲。論語曰。食鍾而鍋。

乙例切。又烏介切。

食饅而餲者。鄉黨篇文。集解引孔安國云。『饅餲臭味變。』皇侃釋

之曰。『饅臭變也。餲味變也。』阮元論語校勘記曰。『皇本臭作臭。佑字。』段玉裁謂『據皇疏。則孔注

本作饅臭餲味變也。今本誤倒耳。』思業孔注之意。或主於分列臭味。但詞則未分。使詞原有分。則皇氏不分釋矣。又曰。『饅

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如皇說是。饅與餲有

別。案爾雅釋器云。『食饅謂之餲。』明饅餲義同。敦煌唐寫本論語

鄭氏注云。『饅謂之餲。』亦本於爾雅。說文餲篆次於饅篆之下。訓

饅為『飯傷溼也。』而訓餲但云『飯餲也。』以本字詁本篆。不別

作義。疑許意或與爾雅同。以為餲即是饅。故其說解饅詳而餲略也。

又案卷子玉篇食部饅下引論語及孔注。不引說文。餲下引爾雅。又

引說文云。『飯傷溼也。』與今本說文互易。然則舊本飯傷溼也。四

字。或是餲注。亦未可知。饅餲同義。要無可疑。邢昺疏亦引釋器之文。

又引『郭璞云。飯饅臭。說文云。饅傷熱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邢

疏蓋又就郭氏爾雅注饅臭之說。而引說文饅字之訓。以申之。傷溼

傷熱。皆飲食臭敗之由。釋文又引字林云。『饅飯傷熱溼也。』呂氏

合契溼以解饅。是謂饅得兼饅。斯則散文可通之理耳。饅從壹聲。古

音在至部。饑從歲聲。古音在泰部。至泰雖異部而可旁轉。且體錫既同義。錫從曷聲。與饑又為同部。說文饑體錫三篆連文。不徒義近。就音理言。亦自相貫也。惟論語著一而字於體錫之間。則皇疏以臭變味變折言之。其解似勝。蓋飲食之變。先臭而後味。通於鼻者謂之臭。臭猶氣也。唐韻四十九省云。臭凡氣之摠名。氣變則味隨之變。王夫之四書稗疏曰。『臭變者。蝕腐味變者。酸惡也。體從壹。義與曉通。黠貌。錫從曷。義與過通。過過鬱敗之貌。即字思義可知已。』船山此說。可申許義。而與皇疏相足。皇氏義疏全書遺在日本。清初尚未至中國。船山蓋聞與之合。劉寶楠謂『體與錫為淺深之異。』得之。

擾

部木

摩田器。从木。憂聲。論語曰。擾而不輟。於求切

擾而不輟者。唐寫本說文。木訶。體快。輟作。業。極為木名。非作輟之義。莫友芝曰。文選輟。柳賦。刺。剛。因。振。注。引。鄭。君。論。語。注。

口。輟。止也。振。古字通。振。拾。尹。振。其。通。假。一也。微子篇文。今論語作擾。洪适隸釋所載漢熹

手石經論語殘碑作擾。不輟。與許引字同。張參五經文字木部云。『

擾音憂。見論語。經典及釋文皆作擾。』業。張云。擾見論語。即本說文

與石經也。說文末部無擾字。玉篇有之。云。『擾。覆種也。』不以爲擾

之重文。廣韻十八尤云。『耨。覆種。出玉篇。』集韻十八尤乃云。『耨。或從來。』是作耨。蓋後起之。或體字。集解引鄭玄云。『耨。覆種也。』知玉篇耨下之訓。卽本鄭注。然鄭所據論語。初必不作耨也。改耨爲耨。或在六朝以前。許云。摩田器者。與鄭注似異。而實合。蓋耨本器名。用其器以摩田。因亦謂之耨。皇侃疏云。『植穀之法。先散後覆也。』是摩之卽所以覆之。徐鍇說文繫傳通釋曰。『耨。謂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此說可貴。許鄭之義。國語齊語云。『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韋昭注云。『耨。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也。』韋解耨字。卽用許義。但以爲種在耨後。則與鄭殊。李惇羣經識小。從韋說。謂論語此文之耨。亦當在布種之前。然江永羣經補義云。『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則鄭說不可破。

亭

卽

亭。卽。亭也。从艸。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字如也。蒲妹切。

色字如也者。鄉黨篇文。今論語作勃。集解引孔安國云。『必變色也。』崇說文力部云。『勃。排也。』無變色義。則作勃爲假借字。正字當

作亨。勃從亨聲。故通用。許訓亨爲禱也者。禱亨皆從艸。艸者。艸木盛  
則艸然。引申爲凡盛之偁。故許又以人色申之。段玉裁謂「艸木之  
盛如人色盛。故從子作亨。而艸木與人色皆用此字。」是也。人色盛  
猶言盛氣見於面。與孔注變色之義亦合。許引之卽所以證人色之  
義也。又案敦煌唐寫本論語鄭氏注云。「色勃如矜莊貌。」北堂書  
鈔禮儀部七引鄭注同。劉寶楠謂「許意與鄭似異實同。蓋許言其  
形。鄭言其義也。」愚謂矜莊者色必嚴。嚴猶盛矣。

窳

穴部

穿也。从穴。夬聲。論語有公伯窳。

各蕭切

公伯窳者。見憲問篇。今論語作寮。唐玄度九經字樣窳寮二字並錄。  
注云。「論語云公伯寮。本上從穴。下從火。上說文。下隸省。」據此。知  
作寮正字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公伯僚」。單行本史記索隱  
作僚。又作遼。張守節史記正義引家語有申僚。或謂卽是一人。僚僚  
遼皆同聲通用字。

仇

人部

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仇。苦浪切

陳仇者。見季氏篇。今論語作亢。皇侃疏云。「陳亢卽子禽也。」段玉

裁謂「亢字子禽與爾雅亢鳥隴故訓相合作陳伉似非也然漢書古今人表陳亢陳子禽爲二人」愚案說文亢部云「亢人頸也」則鳥隴蓋以人頸之義引申爲鳥頸之偶以子禽爲字亦未協於亢之本義也王夫之曰「陳亢字子禽者亢免逆也逆免者曠其逆則得禽矣禽如田無禽逆禽左之禽獸也非鳥也亢逆之亢音胡航切讀如杭其音古郎切考喉也音苦浪切者高極也皆於子禽命字之義無取」案此亦可備一解且許君亢下不引此文則所據作伉當出古論不得疑其非尋較梁傳桓公九年云「伉諸侯之禮」釋文云「伉一本作亢」桓公十八年云「以夫

份

人之伉」釋文云「伉一本作亢」是伉與亢古蓋通用矣府中切○彬古文份

份部 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

府中切

○彬古文份

从多林林者从焚省聲。文質份份者雍也。篇文今論語作彬。卽份之重文。集解引包咸注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後漢書馮衍傳章懷太子注引鄭玄論語注云：「彬彬襟半貌也。」許訓文質備也者與包鄭義並合。漢書敘傳顏師古注云：「彬彬文質備也。」卽用許說。或謂許君所偁本古論此不於彬下引之疑古文論語不必盡從古文字。愚案份彬二字

皆古文也。說文之例，本字爲篆文，古籀爲重文者，其常也。然亦有雖出古籀而本字亦爲古文者，則或引經以明之。份卽其例之一。是在善讀說文者之自爲別耳。陳鱣錢坫並專主說文，欲舍彬從份。阮元論語校勘記謂彬份古今字，又以份爲今文，似皆非塙論。

袍

卽衣

袍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弊緼袍。

薄絮切

衣弊緼袍者，子罕篇文。今論語弊作敝，釋文云：「弊本今作敝。」是陸氏所據本亦作弊也。皇侃本高麗本並作弊，與此同。然說文無弊字，弊者敝之俗，疑今說文或後人妄改，非許書之舊。小徐本及類篇引皆作敝，可證也。爾雅釋言云：「袍，襦也。」此許訓所本。然許於襦下云：「以絮曰襦，以緼曰袍。」則襦袍對文，又微有別。禮記玉藻云：「纁爲論，緼爲袍。」鄭玄彼注云：「衣有箬之異名也。」諸同繭卽襦之省借字。許言袍與玉藻合言襦，易纁爲絮者，說文糸部纁卽訓絮也。絮爲敝，繭爲紩，紩者亂絮。今說文作亂，系從設，注本。系卽麻也。蓋許以箬之絲麻爲繭，與袍之別。繭下所訓，析言之也。訓袍爲襦者，箬雖有異，其制度是一。渾言之也。兩訓互照，其義自明。論語集解引孔安國

云「緹，象箸。」與許合。敦煌唐寫本論語鄭氏注云：「褚以故絮曰緹。祀，今時褊也。」釋文引鄭云：「緹，絮也。」與許異。皇侃疏云：「象麻也。以碎麻著裘也。碎麻曰緹。故絮亦曰緹。玉藻曰：「緹為祀。」是也。」邢昺疏亦引玉藻及鄭注而申之曰：「然則今云象箸者，雜用象麻以著祀也。」兩疏蓋並欲通孔鄭之義為一第不審於古之衣制有當否耳。

衿

部衣

裾也。从衣，它聲。論語曰：「朝服，衿紳。」唐左切

朝服衿紳者，鄉黨篇文。今論語作拖。皇那二本並同。釋文出拖字云

「本或作拖。」則陸氏所據本作拖。唐石經亦作拖。拖即說文手部

拖之隸變。

它之篆文作拖也。又篆文作拖也。二形相涉，故從它之字，俗俱作從也。

拖又拖之俗增也。漢書

龔勝傳顏師古注引論語此文作拖紳。可證皇侃疏云：「拖猶牽也。」

小顏曰：「拖，引也。」許訓拖為曳，牽引與曳義略同。然許手部不

引而引作衿，當是所據古論如此。訓衿曰裾，於經指無當。段玉裁謂

「假衿為拖，此在引經說假借之例。」是也。

嚴可均曰：「小雅論語上有一曰：『紱許，紱廣一義。』」

故引論語以明此衿亦為拖曳紳者。集解引包咸云：「紳，大帶。」邢也。大雅視一曰為紱文，輒刪之。



昌疏云。『拖加也。』阮元謂。『挖紳卽禱記所云申加天帶於上。』  
是邢疏本禮爲義也。惟論語朝服之上已有加字。挖又訓加。於詞爲  
複。皇疏釋曰。猶牽者。謂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於義  
亦通。敦煌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本作。『純紳。』云。『紳則帶也。』純  
字無釋。說文無純字。或又拖字轉寫之異耳。錢坫據士昏禮。『纁裳  
緇衾。』衾爲裳緣。謂與衾同。衾卽是裾。此則欲從說文本義。而實近  
於穿鑿。宜劉寶禱譏其非理矣。

艱

部色

色艱如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艱如也。蒲沒切

色艱如也者。鄉黨篇文。已見弗部字下。彼引作孛。此引作艱。蓋許君  
所見有兩本。故竝存之。以廣異文。翟灝謂。『此兩文並傳。或召擯過  
位。兩料有殊。或齊魯古文三家各異。』段玉裁亦謂。『蓋必有古魯  
齊之別在其間。』是也。嚴可均曰。論語七字疑校語。韻會五勿六  
引皆無。素嚴氏於孛下所列亦疑之。然  
以僅大小徐本及集韻十一  
混引並同。則未必校語也。汗簡云。『艱見古論語。』疑卽據說文  
而言。未必郭氏別見論語古文本。弗聲孛聲古音同在脂部。故從弗  
之字。古與孛多通用。穀梁昭公十七年經。『有星弗于大辰。』彼釋

文云「芾本亦作字」芾之爲字猶字之爲艱矣。惟此篆說解之文與引經全同。頗可疑。玉篇色部艱字引說文色艱如也。下不引論語。而引孟子曰「曾西艱然不悅」。沈濤謂「蓋說文古本如是」。然考小徐本引論語爲許原文。引孟子則爲錯語。沈說亦未塙。趙岐孟子注曰「艱愠怒色也」。段氏謂「說文此當作艱怒色也」。案如段說。則引經與說解之文有別矣。似可備參。

貉

部彡

似狐善睡獸。从彡舟聲。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下各切

狐貉之厚以居者。鄉黨篇文。今論語作貉。皇邢二本並同。案說文貉訓「北方豸種」。則作貉爲假借字。許所偁作貉。正字也。子罕篇「與衣狐貉者立」。彼釋文云「貉依字當作貉」。是其證。敦煌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本子罕鄉黨兩貉字皆作貉。隸書從犬從彡之字多相亂。則又轉寫之誤。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貉。蓋卽本之說文。非別見論語古文也。五經文字彡部出貉貉二字。注云「並莫白反。上經典借爲貉字。下經典借爲蠻貉字」。今案貉字說文所無。玉篇廣韻有貉字。云「蠻貉」。知貉卽貉之省。貉則後起之俗字也。尋貉貉所以

通假之故。說文水部云：「涸从水，固聲。讀若狐貉之貉。」重文作𧈧。𧈧本舟聲，而與固聲同讀。貉從各聲，固各雙聲字。是貉之古音正與𧈧之古音同。今貉音莫白切。經典又以貉代𧈧。𧈧晦貉行，而已非其本義。故又造從百聲之貉以代貉矣。

𧈧

部奇

𧈧也。从百，从𧈧。𧈧亦聲。虞書曰：若丹朱𧈧。讀若傲。論語𧈧湯

舟。五到切。

𧈧湯舟者，憲問篇文。今論語湯作盪。案說文皿部盪訓漉器，引申之有搖動之義。故盪舟字用之。水部湯訓契水，則作湯為段借字。漢書天文志：「是謂大湯。」晉灼注曰：「湯猶盪漉也。」蓋古皆段湯為盪。知許所據亦古論也。潘維城謂：「左傳僖三年齊侯乘舟于圍，盪公。則盪舟當作盪舟。盪湯古通。許以盪舟不作盪漉解，故作湯不作盪。」案此雖言之有據，不悟說文盪為水名，作盪亦段借字也。𧈧者，許訓𧈧也。論語之𧈧，則為人名。說文豕部𧈧下引春秋傳曰：「生教及𧈧。」彼教即論語之𧈧。教為左氏古文。今左傳此引作𧈧，與虞書之𧈧同字。蓋即假𧈧為教。又論語之古文也。虞書之𧈧，正用𧈧。𧈧本

義故許云讀若傲。明昇傲義同也。下列論語兼明改借。與善義無涉。王應麟困學紀聞以書有罔水行舟之語。疑論語之鼻盪舟即指舟。朱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又以虞書之舟朱鼻爲兩人。說皆未允。宋翔鳳論語說義謂許君以罔水行舟之鼻爲論語鼻盪舟之鼻亦誤解許意也。

愉心

薄也。以心俞聲。論語曰私覲愉愉如也。羊朱切

私覲愉愉如也者。鄉黨篇文集解引鄭玄云。『愉愉。顏色和。』

唐堯

本論語鄭氏注無此語。但云既享以私禮見。即東帛來馬。山東帛來馬四字。又集解所無。

劉寶楠曰。『聘記。』私

覲愉愉焉。一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愚茶祭義曰。』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此鄭義所自出。爾雅釋

詁云。『愉。樂也。』詩唐風山有樞云。『他人是愉。』毛傳亦云。『愉

樂也。』和與樂義亦相近。許訓愉爲薄。則與毛鄭異。蓋古愉與媮通。

說文女部云。『媮。巧黠也。』引申之亦有薄意。許以媮薄爲本義。是

亦引經說以借也。

麗可均曰。論語上當有一曰。節會七。彙列作一曰。顏色和貌。或小徐真本如此。登義注有此語。程灝

亦謂引論語爲屬。明他義。非相承也。段玉裁謂『薄也。當作薄樂也。轉寫奪樂字。謂淺

薄之樂也。說雖可通。然薄樂似不成詞。未可從。

洫

水部

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論語曰。盡

力于溝洫。元通切

盡力于溝洫者。秦伯篇文。今論語于作乎。于乎二字形近。未審孰為本字。考文選張衡東京賦。李善注引論語此文。作於。於則于之變。非乎之變。疑許所據為古本也。許云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者。本考工記匠人文。集解引包咸曰。『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敦煌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同。亦約考工記義也。又紫史記夏本紀云。『卑宮室。致費於溝洫。』亦用論語此文。而洫字作洫。說文水部洫訓疾流。則作洫為段借字。詩大雅文王有聲篇。『築城伊洫。』毛傳云。『洫。成溝也。』成溝即謂成間之溝。彼釋文引韓詩作洫。是洫洫古甚通用。說文門部。闕。古文從洫作闕。『洫之為洫。亦猶闕之為闕矣。』

侃

川部

剛直也。从侃。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

侃如也。

空早切

子路侃侃如也者。先進篇文。今論語作「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與許引異。徐鍇繫傳通釋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其不舍晝夜也。」諸家皆謂許引子路為子貢之誤。而小徐不之察。愚案論語為學者常誦誦之書。許君不容誤記。小徐亦不應就誤為釋。集韻二十三旱類。篇川部侃下引說文。竝與今本同。則又不似轉寫之譌。惟韻會十四旱引此條。無子路二字。韻會多依小徐本。疑其亦因與今論語不合。以意刪之。非別見說文古本也。尋論語集解引鄭玄注云。「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為剛直義正同。亦與子路氣象相似。然則侃行之異。或許鄭所據本殊。作行為借字。作侃為正字。故字異而訓同也。但上文既以侃為正字。則下文許之所見。必不作侃。宋翔鳳論語說義。於本句亦從許引。謂下句「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行行。與鄉黨篇之侃侃。竝當為嘉賓式燕以行之行。假藉作侃侃。」愚案爾雅釋詁云。「行。樂也。」說文行部云。「行。行喜兒。」若作行行。則義為喜樂。鄉黨篇之侃侃。集解引孔注云。「侃侃。和樂之貌。」彼正段侃為行之證。衡以冉有子

貢平居言行亦於和樂為近。是則許於上文既作侃侃則下文或如宋說作衍衍亦未可知。惟宋氏又疑今本論語上文鄭注之行行亦涉下又衍衍而誤則似未允。蓋鄭注以魯論為主未可強與許引古論同字也。

闕

門部

門楣也。从門或聲。論語曰行不履闕。

于通切

○闕古文闕从

灑

行不履闕者。鄉黨篇文集解引孔安國云。『闕門限。』敦煌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同。許云門楣也者。案說文木部云。『楣限也。』官部云。『限一曰門楣也。』則闕楣限蓋一物而三名。爾雅釋宮云。『秩謂之闕。』詩鄭風丰正義引孫奕曰。『秩門限也。』說文無秩字。郝懿行曰。『楣從眉聲。古音同切。爾雅釋文秩千結反。即切字之音。』據此是秩即楣字矣。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云。『俗謂門限為門清。何也。案爾雅秩謂之闕。郭景純注曰。門限也。音切。今言門清是秩聲之轉耳。字空為秩而作切音。』愚謂顏氏知據爾雅正清空為秩而不知據說文本字當作楣亦其疏也。

媿女部

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媿矣。盧敬切。

小人窮斯媿矣者，衛靈公篇文。今論語作濫。唐玄度九經字樣云：「媿音濫。今經典相承作濫。」愚案集解何晏注云：「濫，溢也。」說文水部濫訓「汜也」。濫，汜義近。是何氏所據本自從水，不從女。漢書刑法志云：「窮斯濫溢。」正用論語此文。又以濫字足句。蓋卽何注所出。然許君水部不引而引作媿，訓為過差。字義並異。疑出古論。此自傳本不同，不得謂濫為媿之借也。惟媿濫同從監聲，故經典多通用耳。釋文引鄭玄注云：「濫，竊也。」余疑鄭所據本亦作媿。蓋盜竊卽過差之義之引申也。

弓部

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彳聲。論語曰：弓善射。五計切。

弓善射者，憲問篇文。今論語作羿。說文無羿字。羽部羿下云：「羽之羿風，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从羽，彳聲。」是羿卽羿之隸省也。敦煌寫本隸古定夏書殘卷五子之哥云：「又窮后羿。」見羅振玉鳴沙石室古佚書羿下從彳不省可證。左傳襄公四年孔穎達疏引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孔所引正弓下之訓，則知羿與弓本通用。然羿以羽之羿風



爲本義而射師爲別說。弓則以射官爲本義。故許君羽部不引論語而引於弓部。蓋以弓爲古論正字也。阮元論語校勘記曰：汗簡載羿之雙體。蓋古邑部窳下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此羿字亦論則作弓也。當作羿。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云：「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暴暴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少康所殺。」許於羿下但言古諸侯。不言何時。於弓下則言夏少康滅之。不言何國。於窳下始兼言其時與其國名。三文互備。與孔注正合。左傳孔疏又引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據此。知許言弓爲帝嚳射官者。又本其師說矣。邢昺論語疏亦轉引賈逵之說。以申注。然則羿者本古射官之名。故正字從弓。別體從羽。弓主於射。所以窮遠。羽則喻其射之迅疾。如鳥之飛耳。其後世襲其職。皆以羿爲號。故堯時之羿。夏后時之羿。異代同名。蓋皆舉其官。併也。

純

糸部

絲也。从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常倫切

今也純儉者。子罕篇文集解引孔安國云：「純。絲也。」許說與同。釋

文云「純順倫反鄭作側基反黑繒也」案詩小雅都人士篇「臺  
笠緇撮」孔穎達疏引鄭玄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緇」則  
陸氏側基之音蓋爲緇字發今敦煌唐寫本論語鄭氏注云「純當  
爲緇古之緇字以才爲聲此緇謂黑繒也」與陸孔所引正合禮記  
玉藻「純組綬」鄭彼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有才」  
又與其論語注可互證鄭意蓋以純爲紕之譌紕篆與純篆正相似  
也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  
不見者卽讀純爲緇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  
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  
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  
是也」案如孔疏之說則鄭君於論語之純雖破讀爲緇但以表色  
之黑其義則與許同許訓緇爲帛黑色訓帛爲繒訓繒爲帛是繒帛  
實一物鄭訓緇爲黑繒猶許云帛黑色其質則皆絲也宋翔鳳論語  
說義乃謂「鄭君讀純爲緇是爲緇布冠」既乖經指亦失鄭君之  
意矣

繪

部

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論語曰：繪事後素。以系

會聲。黃外切。

繪事後素者，八佾篇文集解引鄭玄云：「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釋文云：「繪，本又作績。」案周禮考工記云：「凡畫績之事，後素功。」鄭司農注引論語此文作績，正與陸氏所見又作本合。文選潘安仁夏戾常侍誄李善注引同。然說文績下云：「織餘也。」段氏說文注据韻會補一曰畫也。四則與

繪異義。是作績為段借字，當以繪為正字也。考工記又云：「五采備

謂之繡。」鄭玄彼注云：「此言刺繡。」下文注又云：「繡以絲也。」

故皇侃論語疏云：「刺縫成文則謂之繡，畫之成文謂之為繪也。」

蓋卽本後鄭周禮注為說，皆以繪繡為二事。許以會五采繡釋繪，則

以繪繡為一。諸家因謂許解論語與鄭異，愚謂考工記繡本系之畫

績，同為設色之工。初未嘗分為二事。許繡下云：「五采備也。」亦但

本考工記為義，不言刺，則其以繡釋繪亦止謂畫耳。余疑古制簡樸，

未必既畫而又刺，且卽以刺論亦必畫在先而刺在後，故許君釋繪

為繡矣。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引說文「五采曰繪。繪畫也。」王筠據此謂「許君本以繪為畫。今說文作會五采繡。繡字蓋後人加。」其說文句讀且逕改之。愚案玄應引說文往往有節刪。有申釋。此所引五采曰繪。即約文也。繪畫也三字。乃申釋之語。蓋玄應知許君不以繡為刺。與畫同意。故直以畫釋之耳。洪亮吉一切經音義校語亦謂玄應「此引非本文。」是也。

結

部

論語曰。結衣長。短右袂。

从糸。舌聲。私列切。

結衣長短右袂者。鄉黨篇文。今論語結衣作褻裘。集解引孔安國云。「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也。」皇侃釋之曰。「褻裘。謂家中常著之裘也。」今案敦煌唐寫本論語鄭氏注云。「褻裘。私處之服也。長之至者主溫。短右袂便於事。」與孔注同。說文衣部云。「褻。私服也。」亦與孔鄭義合。然許藝下不引經而引作結。當是所據古論如此。惟引經之上無釋義。不知許主何解。嚴可均謂有脫文。段玉裁據玉篇廣韵補衣堅也三字於从糸舌聲上。而移引經於下。謂「論

語自訓私服而作結者同音段借也。許偁之者說六書之段借也。愚案卷子玉篇糸部結下引論語「結裘長短右袂」作結與許同。但不言本說文作裘又與今論語同。又云「蒼頡篇結堅也」字書亦襲字也。是訓結爲堅出於蒼頡篇未必卽是許義。結之爲堅亦猶銛之爲利且亦恐非本義。今玉篇刪去蒼頡篇三字失顧書之舊。段氏平添衣字又失今本玉篇之舊。廣韻十七薛云「結堅結」亦無衣字也。是則段之所補殊不可從。承培元說文引經證例又從段說而謂「堅緹之衣可以常服」益爲傳會矣。尋詩秦風無衣篇「與子同澤」鄭箋讀澤爲禪云「澤襲衣近污垢」孔穎達詩疏申箋引鄭論語注云「襲衣袍禪也」據敦煌寫本論語知孔疏所引卽鄉黨篇上文「紅紫不以爲褻服」之注。鄭以襲衣當詩之澤而曰近污垢者。劉堅釋名釋衣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是則襲裘與襲衣蓋有別。襲裘之襲指燕居私服言。對公服言之也。襲衣之襲指近身內衣言。對外服言之也。許訓襲

曰私服而於衷下云。『裏褻衣。』裏者衣內裏褻即親身之褻衣矣。經典渾言舉褻可以咳衷。故字林云。『褻衷衣也。』見漢書敘傳說蕭詒音義列文析言。故許於衷雖亦訓褻衣。而必以裏字列之也。論語此文許所據既作結衣。玉篇又云結亦褻字。疑許解結衣或亦為親身之裏褻而非燕居之褻裘。結從舌聲。舌在口內。聲中兼意。則結亦有內義。故古與褻通耳。通常裏褻皆短。釋名所說足覆胸背者。似舉漢時衣制而言。推之於古。空不相遠。孔子欲其稍長。是以鄉黨篇特為著之。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亦謂。『褻裘當從古文作結衣。與下寢衣為一類。』然則鄉黨記結衣之長。亦猶記寢衣之長。皆記其有異於時人之為也。

◎附引逸論語考

璪

王部

玉莢華羅列秩秩。从玉。臬聲。逸論語曰。玉粲之璪兮。其璪猛

也。力質切

瑩

王部

玉色从玉。莢省聲。一曰石之次玉者。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烏

完切

逸論語者。段玉裁謂「漢書藝文志言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惟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安昌侯張禹。取後而行于世。然則張禹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爲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爲逸尚書也。」愚案段說是也。今本說文惟璫。瑩二篆下。偶逸論語。又璫篆下。引孔子曰。「美哉璫璫。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太平御覽卷八百四。珍寶部三。及事類賦玉賦注。初學記卷二十七。引此文。亦竝作逸論語。三字皆在玉部。所言皆玉事。漢志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班固注云。多問王知道二篇。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因謂「問王。疑卽問玉。篆文相似。」如王氏說。則說文所偶蓋卽問玉篇文。當在齊論中矣。嚴可均謂「東漢時齊論傳授不絕。則逸字校者。輒加。」愚謂問玉篇古論亦無之。則許所謂逸者。或據古論而言之耳。

一、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

2. 能力目标

3. 情感目标

二、教学重点

三、教学难点

四、教学方法

五、教学过程

1. 导入

2. 新课讲授

3. 巩固练习

4. 课堂小结

5. 作业布置

六、教学反思

七、附录



說文解字引孝經考敘例

孝經許君所傳。主於古文。案漢書藝文志。古文孝經與古文論語同出。孔壁。然志於篇目錄論語古二十一篇。不著誰氏。似但舉本經言。錄孝經古孔氏一篇。孔氏蓋即安國。疑安國於孝經有訓說。故志舉經而兼系之孔氏。許冲上書言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亦其證。隋書經籍志。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正與漢志合。然則論語孔注雖無徵。而孝經孔傳固可信也。冲又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王應麟曰。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建武時。給事中議。即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案此則專指經言。與上文孔氏古文說為兩事。三老所獻者。經。衛宏所校者。亦經。官無其說者。謂衛氏校經之說。僅口相傳。未著竹帛。官中但有古經也。漢志言漢興傳孝經者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顏師古注引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衛氏所校。蓋即文字異同。非訓說之說也。許君既習孔氏古文之說。又得衛氏古文校本。故其子冲撰具而與說文解字并上之。孔傳據隋志。梁末亡逸。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

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則非真孔傳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言。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玄。夫相承以爲。則亦疑其非真玄注也。疑玄注者。自晉逮唐。異論甚多。清儒考證。又以爲真。今則作偽之孔傳。傳疑之鄭注。竝佚不存。行世者。乃唐玄宗注本。鄭注則有自羣書散見中。將輯者。清乾隆中。歙人汪翼滄。自日本得彼國太宰純校刊古文孝經孔氏傳歸。付鮑廷博。知不足齋。刻之以行。斯又偽中之偽。彼國山井鼎等七經孟子考文。已自言之。然則說文所引。雖止三字。益等於碎金之可寶矣。別有引孝經說者一字。以附於末。

說文解字引考經考字目

富 悠 尻

珽引考經說考字目

兆



說文解字引孝經考

衡陽馬宗霍

高

部

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高之。許用切。又普

庚切。又許庚切。

○商篆文高。

祭則鬼高之者。孝治章文。今孝經作享。石臺本孝經作亨。羣書治要引孝經此文作饗。享亨皆商之隸變。商為高之篆文。則許所據作高者。古文孝經也。爾雅釋詁云：享，獻也。此許訓所本。獻者，下進上之詞。獻食物曰高。乃高之本義。引申之。凡受獻者亦曰高。孝經此高。明皇注云：「沒享其祭。」羣書治要引舊注云：「祭則致其嚴。故鬼饗之。」皆謂鬼神來食。正高引申之義也。王符潜夫論巫列篇引此文而釋之曰：「由此觀之。德義無違。鬼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王氏以受字足享。得經旨矣。段玉裁曰：「周禮用字之例。凡祭高用高字。凡饗燕用饗字。禮經十七篇用字之例。聘禮內臣高。君子作高。士虜禮少牢饋食禮尚饗字作饗。小戴記用字之例。凡祭高饗燕字皆作饗。無作高者。左傳則皆作高。無作饗者。毛詩之例。則獻於神曰高。神

食其所言曰饗。各經用字，自各有例。案段氏此說，分析甚明。然說文食部云：「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是饗與音義本有別。然則祭音音燕正字，皆當作音。詩禮作饗，既借字也。羣書治要引孝經作饗，疑亦校者所改，非原文。

恸

部心

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恸。於豈切

哭不恸者，喪親章文。今孝經作依，許所據當出古文。阮元孝經校勘曰：「釋文云：『依，俗作哀。非。』說文作恸，云痛聲也。音同。一。案臧鏞堂云：『說文無依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依依聲，形皆相近。故誤。』陸氏本作依，故云說文作恸音同。又云俗作依，非。以依爲依之俗寫也。今依既誤，依因改依爲哀，然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爲依之改。依爲依之譌矣。一。愚案阮引臧說是也。臧鏞堂經義雜記：先有是說，辨空承而述之。耳。禮記周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依。」鄭玄彼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依，聲餘從容也。」彼釋文云：「依，於起反。說文作恸，云痛聲。」愚謂彼依字亦依之誤。故陸音於起反。孝經此文，明皇注云：「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邢昺疏謂『此依鄭注也。』案委曲亦有從容之意。孝經本章據孝子喪親言。正為斬衰之哭。往而不反。往而不反者。遂聲直哭。氣竭而後止息。故鄭云聲不委曲矣。邢疏亦引聞傳鄭注以申此注。明兩經之義相通也。許訓憇為痛聲也者。段玉裁謂『委曲自見其痛於聲。非痛之至者也。』然則不憇即禮記雜記所謂哭無常聲。啼號而已。痛不成聲。其痛乃至。知許鄭義亦不殊。阮福孝經義疏曰。『依憇如心於你字下。共義一也。皆從依生義也。憇字禮記兩見。非獨見於孝經。不得以不見於說文中而不肯放。六書義理者。即為俗字。如此等字。皆是秦前古字。作憇。作依。無不可也。』恩棠。翊之。推家。訓引。孝經。亦作依。則作依。亦六朝舊本。阮福之言。可備一說。惟陸氏釋文云。依。俗作依。哭。不依於義。似未合。別陸氏本。恐似當如。藏板耳。

几

几師

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几。几謂間居。如此。

九魚切

仲尼几者。開宗明義章文。今孝經作居。明皇注云。『居謂間居。』釋文云。『居如字。說文作几。音同。鄭玄云。『几。几講堂也。』王肅云。『間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據此。則明皇之注。蓋依王肅。而鄭所據本字與許同。說文几在几部。訓曰。『處也。』居在尸部。訓曰。『躄也。』兩字形義皆別。許偁作几。當為古文本字。然又釋之。

曰尻謂間居如此者。段玉裁云：「此釋孝經之尻，卽小戴之孔子間居也。間居而與曾子論孝，猶間居而與子夏說愷弟君子，故孝經之尻謂間處。間處卽尻義之引申。但間處之時，實凭几而坐，故直曰仲尼尻也如此。謂尸得几。」愚案段說是也。後人以居爲尻處字，乃別造從足之踞以爲蹲居字。於是尻字廢而居之本義亦荒矣。顏之推家訓云：「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尸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今案尼旁益丘，謂尼字作屺也。尸下施几，謂居字作尻也。黃門通許鄭之學，故以尼居兩字爲非體。但又曰何由可從者，意謂尼居俗行已久，欲改從屺尻，事所難行耳。邢昺疏云：「古文孝經云：『仲尼間居。』蓋謂乘間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汝。』義同。」臧琳經義雜記謂：「據鄭王注，知今文無間字。孔云靜而思道，則古文有間。故孔以靜解經間字也。然說文自序謂論語孝經皆古文，則所引當有間字，乃以間居爲義，而經無文，與王肅解同。則古文可疑矣。若以古文爲據，則說文當是後人刪改。」愚案邢疏據唐元行沖書爲藍本，唐世古文孝經，傳孔安國注者，其書出自劉



炫。隋書經籍志已言其僞。不若許引之可信。臧氏爲兩岐之說。蓋於隋志偶未之檢耳。元吳澄撰孝經定本。亦據說文此條。而知古文之仲尼間居。間字爲劉炫所妄增。頗謂有見。洪頤煊引三國志張昭傳。孫權問衛尉嚴畷。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畷因誦孝經仲尼居。南齊書文惠太子傳。引孝經仲尼居。皆無間字。亦其旁證也。

◎增引孝經說考

兆部

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兵列切

孝經說考。漢書藝文志。孝經家有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安昌侯說一篇。許君所引。或在其中有。謂許冲上書言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疑此爲孔說者。案慎雖學孔氏古文說。其有訓釋。當具於本經之中。不得別僞曰說。今僞說與經別。則非孔氏說矣。段玉裁以爲此引孝經緯。案禮記檀弓正義引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善說何善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識。皆謂之說。據此。則僞諸經緯爲說。乃康成注經之例。非許君說字之例。許亦間引緯書。或直僞某經。不謂

之說。如目部相下引易緯僞易曰。示部禘下。祫下引禮緯僞周禮曰。是也。或直僞祕書說。不冠某經。如易下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是也。或謂祕書乃中祕書非緯書。其說未曉。詳見說文引學書考。則此亦未必爲孝經緯矣。水從重八。八者別也。故許引上下有別一語。以說重八之意。所以證字形也。說文丫部並下云。從丫而水。水古文別。蓋卽此字。玉篇八部有穴。云。補徹切。分也。古文別。水又水之隸變也。又案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有曰。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如此之類。誠可佐也。愚疑仲翔所據尚書本作水。故云古別字。北篆作水。與水相近。然水從重八。水從二人相背。固自不同。故虞氏以鄭注訓北爲可佐耳。

說文解字引爾雅考敘例

爾雅初不知誰作。張揖進廣雅表。偶周公著爾雅一篇。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以釋詁一篇當之。亦未審何據。然大戴禮三朝記載孔子對哀公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則在孔子前當有其書。特後人遞相增益。今之所行。要非其舊耳。漢書藝文志曰。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即就孔子觀古辨言一語之意而廣之。其附爾雅於六藝畧考經家中。義亦當有所取。班志本於劉畧。惜劉氏指要今不盡傳。莫由窺其同條牽屬之故矣。邢昺孝經疏序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又詩王風黍離。孔穎達疏引鄭玄駁五經異義云。玄之間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謬也。大雅鳧鷖。孔疏又引鄭志。答張逸問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如鄭氏說。則孝經為總會六藝之道。而爾雅為解釋六藝之文。二書相為表裏。故漢志連類而同入之。六藝畧與許君說文解字之作。其子冲上書。謂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則又羽翼夫爾雅者也。惟說文以文字為主。釋字必求本義。爾雅以詁訓為主。用字多取通段。故爾雅雖為

許之所本。而亦不能盡符。獨其明僞爾雅處。則可考見爾雅古本。漢人注爾雅者。據經典釋文序錄。有犍為文學樊光。李巡。魏初有孫炎。其書皆佚。世所行者。為晉郭璞注。自謂錯綜樊孫。博關羣言。然標舉姓名者。曾不數處。是則許君引證之義。又爾雅古義之遺也。故今凡爾雅舊注之散見羣書者。并采以會許說。釋文序錄所載尚有劉歆注。但陸氏又云。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周禮大宗伯賈公彥疏引有鄭注。戴震爾雅文字考自序僞之。然初未聞康成有爾雅注。疑賈疏亦為誤引也。

說文解字引爾雅考字目

瑗

提

齒

跋

飲

黠

栢

楮

采

櫛

覲

諒

獨

後

獲

獲

黝

權

汎

渚

涓

澌

汎

薄

澗

斛

丸

鸛



說文解字引爾雅考

衡陽馬宗霍

瑗

王部

大孔璧。人君上除陞以相引。以玉。爰聲。爾雅曰。好倍肉謂之

瑗。肉倍好謂之璧。王春切

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者。釋器文。今爾雅此二句前後互易。案說文璧瑗環三象相連。許璧下不引爾雅。環下云。『璧內好若一。謂之環。』實本爾雅而不系其名。瑗廁璧環之間。則明偏爾雅而兼及於璧。使讀者觀瑗下之文。自可與璧環互照。又引經之一例也。所引在瑗下。故移釋瑗之語於璧前。非所據爾雅與今本異。左傳昭公十六年。孔疏引李巡爾雅注云。『好。孔也。肉倍好。過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過肉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過肉大小適等。』曰環。『郭璞注云。『肉過。好孔。瑗。孔大而過小。環。過孔適等。』郭卽本李爲說也。許訓瑗爲大孔璧。亦與李說合。璧環之制。以瑗推之自明。故說解瑗詳而璧環略。其訓璧曰瑞玉。瑗環皆璧也。則二者之爲瑞玉。亦可推而知。此又與爾雅之義互相備也。許又云。人君上除陞以相

引者段玉裁曰：「未聞。」愚案爾雅釋文引蒼頡篇云：「瑗，玉佩名。」是瑗本可佩之物。說文官部云：「除，殿陛也。陛，升高陛也。」疑古者人君佩瑗，瑗之爲言援也。瑗有大孔，或上殿陛時左右援之以升耳。許君此注，自當有所受之，似可資說禮之助。

提

部

提，提行兒，从彳，是聲。爾雅曰：提，則也。是夫切。

提，則也者，釋言文。今爾雅作是，郭璞注云：「是事可法則。」邢昺疏云：「是不非，則法效也。」郭云是事可法則，言不非之事，乃可爲人法。則，「愚案訓則爲法，見於釋詁。說文：『是，從日，正，直也。』則，從刀，從貝，等畫物也。『天下之物，莫正於日。』是既從日，正會意。故爾雅訓是爲則。法者，灋之隸省。灋，從水，天下之物，莫平於水也。故爾雅又訓則爲法。則之訓法，猶是之訓則矣。郭注邢疏，蓋皆未得其本。許引作提者，提以是爲聲，故與是通。然其字從彳，彳，小步也。故本義爲行。方言六云：「提，行也。」卽許說所出。疊字形容，則爲行兒。郭璞方言注亦與許同，以提爲則，乃段借字。段玉裁謂：「蓋古爾雅段提爲是，此偶爾雅說改借。」是也。郵懿行爾雅義疏曰：「方言自闕而西秦晉之間。」



凡細而有容謂之嬰。或曰提。說文嬰。媵也。是媵提古字通。然則儀容行動俱謂之提。容止可法故謂之則。提從是聲。因有作是。案如邾說。乃以提爲正字矣。恐未然。

齧

部

吐而噍也。

以齒。台聲。爾雅曰。牛曰齧。

丑之切

牛曰齧者。釋獸齧屬文。一切經音義卷一卷九引爾雅此文竝作「牛曰齧」。卷十五引又作「牛曰呵」。嚴元照爾雅匡名曰。「古台司偏旁多通借。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詩子宥不嗣音。韓詩作詔音。春秋經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故齧又作齧。偏旁改易。故又作呵」。愚案詩小雅無羊「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毛傳云「呵而動其耳濕濕然」。彼釋文云「呵。本又作齧。亦作齧」。亦三字相通之證。然齧呵二字皆不見說文。爾雅釋文謂「字書以齧爲古齧字」。亦未知字書何指。玉篇齧部云「齧同齧」。廣韻七之云「齧呵並同齧」。集韻七之云「齧或作齧」。篇韻俱以齧爲正字。蓋從說文也。郭璞注云「食之已久復出嚼之」。許訓吐而噍也者。案說文口部嚼即噍之重文。是郭注與許說合。爾雅下文又云「羊曰

𪗇 郭注云。今江東呼𪗇爲𪗇。音漏洩。𪗇卽說文之𪗇。洩卽說文之泄。唐人諱世字。凡從世之字多改從曳。郭舉方語爲釋。則對文牛羊有別。散文牛亦得曰𪗇。讀如漏泄者。不徒取其音。亦兼取其義。泄通作濼。說文水部云。濼。除去也。泄去猶許云吐出矣。

跂

足部

進足有所擷取也。从足及聲。爾雅曰。跂謂之擷。蘇合切。

跂謂之擷者。釋器文。今爾雅作扱。衽謂之襜。郭璞注云。扱衣上衽於帶。許引扱作跂。襜作擷。跂下又無衽字。與今本異。郝懿行疑。引爾雅上脫讀若二字。跂當作扱。形之謬也。愚案說文衣部襜下云。以衣衽扱物謂之襜。襜或從手作擷。彼雖不偁爾雅。而扱衽。襜三字皆與今爾雅合。則此之所偁。蓋爲爾雅別本。擷旣爲襜之或體。知跂亦扱之異作也。跂扱同從及聲。故二字通用。然跂從足。許訓進足有所擷取。則與爾雅扱衽義殊。當爲扱之借字。許偁之者。亦所以說跂借也。又案詩周南芣苢云。薄言襜之。毛傳云。扱衽曰襜。爾雅此文正釋彼詩。故孔疏亦引爾雅以申傳。又引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是郭注又本之於李也。段玉裁謂。許蓋衣部用

毛傳。足部據爾雅。『愚謂毛傳亦與爾雅同。則許足部所據。不過爾雅之異文。衣部所說。不得以其不系爾雅而遂謂專用毛傳也。惟許云以衣衽扱物謂之櫛。較爾雅毛傳多一物字。則所扱者物。就詩言。物卽所采之芣苢。扱收也。許意蓋謂用衣衽收芣苢。毛語簡。但曰扱衽。扱衽猶言收之於衽。許之增字。正以申成毛義。此則與李郭爾雅注所謂扱衣上衽於帶不同耳。尋繹詩旨。許說爲長。

飲

食部

食臭也。从食。艾聲。爾雅曰。飲謂之喙。呼艾切

飲謂之喙者。釋器文。今爾雅喙作餼。說文無餼字。王筠謂『喙者舌文。既借字。餼者後作之專字也。』愚案卷子玉篇食部有餼字。注云。

『吁癢反。埤蒼飲字也。』

片本玉篇無餼字

則餼字出自魏張揖之書。蓋飲

之或體。其非爾雅古本甚明。可據許引訂之。爾雅釋文引李巡云。

飲錄皆穢臭也。』郭璞注云。『說物臭也。』許訓食臭。當亦謂食物

之臭者。說文犬部臭下云。『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自。』自

者鼻也。以鼻接物謂之臭。引申爲芳臭之偶。食臭之臭。卽嗅之借字。

卷子玉篇飲下引說文作『食而臭之也。』則是用臭之本義。以飲

為動字似與爾雅詞例不合段玉裁曰『食臭謂歿而食之也』恐亦未當。

隹  
評

華榮也从隹圭聲讀若皇爾雅曰隹華也尸无切○隹隹或

从艸皇

隹華也者釋言文隸變作隹今爾雅作皇隹之或體作皇則皇即皇之省借許所據蓋爾雅古本也既元郝懿行並謂此所引乃釋草文非釋言文愚案釋草云『皇華榮』正許君此條義訓所本既用為義訓而又引其文是複出也且釋草作華榮而此所引無榮字其為釋言之大明矣蓋爾雅釋言釋草此二條本相因而互見故郭注釋言則引釋草證之其注釋草則引釋言證之以本經證本經實深通爾雅之例正猶許君訓以釋草而證以釋言也

又案爾雅釋草郭注引釋言云『華皇也』與今注疏本釋言作『皇華也』互易唐石經同釋文亦先華後皇諸家因以為今本釋言皇華二字誤倒即晉涵且謂『說文多取互訓以華訓皇不必其定為爾雅原文』愚謂說文在前釋文唐石經在後此正可藉說文以

校爾雅亦未必今本釋言誤倒也。

柶

木部

屋柶上標。从木而聲。爾雅曰。柶謂之格。

如之切

柶謂之格者。釋宮文。今爾雅格作棗。郭璞注云。『卽櫨也。』釋文云。『棗作截反。又音節。本或作格。同。舊本及論語禮記皆作節。』棗論語公冶長篇禮記禮器篇明堂位篇皆有。『山節藻梲』之文。鄭玄禮器注云。『柶謂之節。』當用爾雅。蓋卽陸氏所謂舊本也。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李善注引爾雅此文亦作節。禮器孔疏引李巡本節作棗。則今郭本之所出也。許引作格者。格棗但偏旁易位。實爲一字。李與許同。知作棗亦舊本。文選班彪王命論注。應劭引爾雅此文作棗。可證。嚴元照據此。謂舊本非盡作節是也。然說文竹部節訓竹約。則作節爲。既借字。正字當作格。明堂位孔疏又引釋宮云。『櫨謂之棗。』李巡云。『櫨。今櫨廬也。』知郭注卽本於李。說文無櫨字。櫨又柶之別體也。漢書叙傳。櫨音。其本曰棗。一名櫨。李訓柶爲櫨廬。詩訓柶爲屋柶上標。訓柶爲屋櫨。訓格爲櫨櫨。則就爾雅言。柶格爲一物而二名。就說文言。柶與格義同。柶與格義又微異。蓋柶在柶上。靈光殿賦云。『曲

枅要紹而環向。芝栢攢羅以戢者。李注引蒼頡篇曰。枅柱上方木。又張載注曰。芝栢山節方小木爲之。據此則枅加於柱栢又加於枅。以次而小。栢居末端。標之言末。故許云屋枅上標矣。文選論注引說文同。靈光殿賦注引作枅上梁。爾雅渾言之。說文析言之。梁蓋釋之誤。沈清說文古本考從之。似非。許旣析言以明栢之本義。又偁爾雅者。段玉裁所謂欲見渾言析言兩不相背也。

檐

木部

戶檐也。从木。營聲。爾雅曰。檐謂之檐。讀若滴。都歷切

檐謂之檐者。釋宮文。郭璞注云。屋栢。樂儀禮特牲饋食禮賈疏引爾雅此文。又引孫炎云。謂室栢。周人謂之栢。齊人謂之檐。是郭注本孫爲義也。許檐下云椳也。椳下云栢也。栢下云椳也。椳下云秦名屋櫨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栢。然則椳栢椳聯皆檐也。隨所在地而異其名耳。椳栢椳皆雙聲字。檐亦檐之別名。檐與栢亦雙聲相轉也。一切經音義引釋宮舊注云。檐亦椳也。檐椳則爲疊韻字。椳在鐸韻與先爲同類。惟許訓檐爲戶檐。戶者門也。蓋謂門檐。孫云室栢。郭云屋栢。則不專謂門。義有廣狹之殊。尋說文門部云。闔

謂之檐。檐，廟門也。『愚疑許意，蓋以檐為屋檐之通名。闔為門檐之

本字，而檐之義則專屬門檐，不為屋檐。屋檐亦謂之宇，士喪禮鄭注云：宇，檐也。說文八部云：宇，屋

也。爾雅檐謂之檐者，亦當指門檐言，故許於檐下引之，而解之曰：戶

檐，所以明其義也。於闔下以檐字系之，而申之曰：廟門，所以著其字

也。然爾雅固無作闔之本，故闔下不偶經。嚴元照謂：『蓋古本爾雅

又有作闔者。』段玉裁亦謂：『許所據爾雅有異本作闔。』又據小

徐本檐謂之檐，下有檐朝門三字。鄭詁行謂此當有脫誤謂：『許以此檐為朝

門之檐，彼檐為廟門之檐，正謂此檐彼闔，分朝廟形異而義隨之也。

『恐未必然。』即晉通爾雅正義疑：『說文闔下所說許君以廣異義，

即釋宮下文闔謂之門之異文。』亦非也。

采

木部

棟也。从木，亡聲。爾雅曰：采，廡謂之梁。

武方切

采，廡謂之梁者，釋宮文。郭璞注云：『屋大梁也。』許訓采為棟，訓棟

為極，訓梁為水橋，則就本義言。梁非屋上之物，本經下文：『隄謂之

梁。』郭注云：『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為梁。』彼乃梁之本義，此梁

與上文『楣謂之梁』皆引申之義，亦段借字也。說文广部廡下云：『

中庭也。釋名釋宮室云。中央曰中雷。古者窺穴後室之雷。當今

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雷下之處也。雷即古廟字。說大雷謂屋水

字義別。以蓋既有宮室。以復雷水。已在屋垂。乃然則采廟謂之梁者。造廟字。以為室中之專稱。然經典猶多作雷。

與楣梁同名而異實。采廟連文。蓋指棟之中央言。許以棟為采。棟之

中央即采之中央。采之中央謂之梁。非謂采即梁也。王筠亦曰。押或

之義。梁則合采廟以為釋名。又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儀禮鄉

射禮記云。序則物當棟。鄭玄彼注亦云。正中曰棟。是知棟

居屋之中。梁又當棟之中。郭以大梁釋此梁。亦以其大而居中為堂

上之梁。別於楣梁之小而居前為門上之橫梁也。段玉裁謂。棟與

梁不同物。棟言東西者。梁言南北者。愚謂大梁即是中棟。采廟蓋

屋樞棟梁相會之處。故折言雖分。統言不別。釋名又云。棟隱也。或

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郝懿行曰。望采聲同。望即采矣。

其說得之。又尋儀禮士昏禮云。賓升階當阿致命。鄭玄注云。

阿棟也。愚案彼阿亦當謂棟之中央。賈公彥彼疏以中脊為棟

釋之。正與采廟義同。





一可備 卽晉涵又謂「懼通作恠」引太玄註初一云「疑恠恠失  
貞夫」為證。阮元校勘記遂援卽說以為「懼卽懼之誤。懼恠蓋一  
字。從心不誤。從巾從衣皆非。」此雖言之成理。不悟說文心部固無  
恠懼二字也。

覲

見部

小見也。从見。冥聲。爾雅曰。覲。髣弗離。

莫經切

覲髣弗離者。釋詁文。今爾雅弗作弗。郭璞注云。謂草木之叢。茸鬣  
薈也。弗離卽彌離。彌離猶蒙龍耳。孫叔然字別為義。失矣。卽晉涵  
郝懿行竝從郭讀。卽氏且謂「郭以字別為義為失者。連舉之字。不  
當分析取義。亦舉以例其餘也。」武億經讀考異云。「孫叔然字別  
為義。則覲一讀。髣一讀。弗一讀。以離也。總釋上三字。考釋詁例。皆以  
末一字釋上數字。如郭氏注。獨以此二字訓上兩字。疑不可從。依叔  
然讀為是。」愚案孫注今佚。但據郭說。知其字別為義耳。其義如何。  
已不可知。許君單出覲字。訓曰小見。而引爾雅為證。疑許於爾雅此  
條。亦主一字一讀。叔然或與許合矣。覲髣弗三字。雙聲。覲從冥聲。亦  
於冥取意。小見猶希見也。髣從彡。彡者長髮森森也。有飄散之意。弗

從韋省。韋者相背也。三字引申之義皆與離近。

𧇧

元部

事有不善言𧇧也。爾雅：𧇧，薄也。从𠂔，京聲。

力讓切

𧇧，薄也者。今爾雅無此文。汗簡云：「𧇧，力向切。見古爾雅。」蓋卽本之說文。未必郭見爾雅古本也。說玉裁以爲說文此條淺人所增。愚案小爾雅廣言云：「涼，薄也。」宋翔鳳小爾雅訓纂謂「說文所引當卽此文。漢志小爾雅與爾雅爲一家。故許君卽引爲爾雅。小爾雅當時本涼字从𠂔作𧇧。蓋字可通用。錄孔叢者改爲涼字矣。」此說近是。廣雅釋詁云：「𧇧，禱也。」禱卽薄字。當亦本此。曹憲廣雅音云：「𧇧，良音。世人作𧇧。禱之𧇧。水旁箸京，失之矣。禱，步各反。世人作禱。禱之禱。艸下箸溥，亦失之矣。」斯又專主廣雅，亦爲未達。不悟說文衣部無禱字。水部涼本訓薄，以𧇧爲溥，猶爲引申之義也。臧琳經義雜記云：「說文云：𧇧，酢也。淡，薄味也。涼在𧇧下，淡上，則取溥酒義。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是爲味薄之證。從反欠者，依說文爲事薄之義。」案此論足破曹說之固。

獨

部犬

短喙犬也。从犬，曷聲。詩曰：載獫狁。獨獫狁。爾雅曰：短喙犬謂之獨

獫狁

許謁切

短喙犬謂之獨獫狁者。釋畜狗屬文。今爾雅作短喙獨獫狁。無犬謂之三

字。許偁蓋非原文。邵晉涵謂「說文所引爾雅增成其義以曉人。」

是也。釋文出微字。云「許謁反。字林作獨。」則陸氏所據本作獫狁。然

本經釋獸云「狼其子獫狁。」彼釋文云「獫狁胡狄古狄工弔三反。」

此復作微而音許謁反。音義皆不合。案說文犬部無微字。文選張平

子西京賦云「載獫狁。」蓋用詩秦風駉鐵語。而字作獫狁。玉篇大

部云「獫狁犬短喙也。」亦作獫狁。獫狁與獫狁形近相涉。疑釋文此獫狁為

獫狁之譌。獫狁又獨之隸增也。許引詩作獨獫狁。可證。今本詩作歇驕。則又

皆段借字。詩見引獨獫狁本以雙聲字為名。許於獫狁下云「獨獫狁也。」

獨下但云短喙犬。似有奪文。段玉裁依全書通例補獨獫狁二字於短

喙犬上。當從之。許引詩兼引爾雅者。蓋以爾雅此文即所以釋詩也。

獫狁

部犬

獫狁如獫狁。食虎豹者。釋獸寓屬文。此用爾雅為義訓。故但云見爾

獫狁如獫狁。食虎豹者。釋獸寓屬文。此用爾雅為義訓。故但云見爾

雅嚴可均謂「見爾雅校語也。許無此語例。」未必然。郭璞注云：「卽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疎勒王來獻犂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後覩日走五百里。』郝懿行謂：『後麀合聲爲師。故郭云師子矣。』愚案說文鹿部云：『麀。後麀獸也。』與犬部之狻互照。狻下麀下皆不云師子。虎部虤下云：『虎鳴也。一曰師子。』是許意蓋以虤爲師子之名。景純所釋。似與許異。卽晉涵乃云：『狻麀一名虤。』失許指矣。桂馥曰：『御覽引云。狻。小狗也。是狻字本義。後麀又一義。』王筠說文句讀從桂說。亦可以備一解。

獲

犬部

母猴也。从犬。矍聲。爾雅云：獲。父善顧。獲持人也。

俱縛切

獲。父善顧者。釋獸寓屬文。今爾雅作獲。釋文云：『獲。字亦作獲。』案

說文。獲。字在豸部。訓曰。穀獲也。與獲異物。隸書從犬。從豸之字多相

溷。當以許引爲正也。釋文又引說文云：『獲。大母猴也。』廣韻十八

藥及一切經音義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十卷十六引竝同。則今本

說文。母猴上脫大字。當據補。許引經而又申之曰。獲持人也者。蓋猴

爲通名。能獲者始命之曰獲父也。王念孫謂：『虎豹熊羆之屬皆能

攫持人而不謂之攫。然則攫父之名。非以其能攫持人而命之也。攫之爲言猶攫也。說文攫視遽兒。攫父善顧。故謂之攫父矣。愚案兩義互相足。猴有性持機警者。常左右驚顧。非徒顧也。正欲伺人而攫之耳。郭璞注云。『獬攫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眄。』郭攫持之云。蓋本之許。

攫

犬部

狼屬。从犬。曼聲。爾雅曰。獬攫似狸。

辨。馭切。

獬攫似狸者。釋獸寓屬文。郭璞注云。『今山民呼獬虎之大者爲獬。』本經下文又云。『獬似狸。』郭注云。『今獬虎也。大如狗。文如狸。』據郭注。前後兩條。名狀相同。而實有大小之殊。小者名獬。大者則名獬攫。郭云。獬攫者。獬攫疊韻字。亦合二字爲一名。即晉誦獬別作釋。非也。許訓攫爲狼屬。引爾雅此文證之。豈部獬下云。『獬攫似狸者。』文與此同。則不系爾雅。且箸一者字。推許意。蓋謂似狸者名獬。而狼屬則名攫。狼大於狸。是亦以攫與獬爲大小之分矣。然要以獬爲通名。故攫累呼之曰獬攫。爾雅釋文云。『攫。字林音慢。云狼屬。』曰獬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云。『攫似獬而長。狼之屬。』曰獬。

「皆散文可通之證也。郝懿行云：『猥之言蔓延長也。借作蝮蛇。郭注子虛賦云：『蝮蛇大獸似狸長百尋。』此蓋孟浪之言。廣韻作猥。猥長八尺。近是也。』愚案子虛賦云：『白虎玄豹。蝮蛇貙豸。』以蝮蛇與貙豸並舉。則是二物。不得混而為一。蝮蛇既非貙豸。似亦不得為猥。猥故兩文同出郭注。而訓義絕遠。且長百尋者當為異物。其非爾雅之猥。猥審矣。又郝引廣韻見三十三線。但二十五願又云：『猥猥獸長百尋。』彼即本郭子虛賦注。其下亦引說文此條。則名實之淆已久。

黝

黑部

微青黑色。从黑。幼聲。爾雅曰：地謂之黝。於糾切

地謂之黝者。釋宮文。郭璞注云：『黑飾地也。』許云：微青黑色者。蓋謂微青之黑為黝也。則與純黑稍別。本經釋器分析染色。『青謂之蔥。黑謂之黝。』知黝乃由青入黑之色。先青後黑。故許云：微青黑矣。禮記玉藻：『幽衡。』鄭玄注云：『幽讀為黝。黑謂之黝。』即本釋器文。彼經孔穎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黝青黑。』正與許說合。然對文雖分。散文不別。周禮春官守祧職云：『其祧則守祧黝壘之。』鄭

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也。爾雅曰：地謂之黝。」先鄭引爾雅證周禮，而釋黝爲黑，蓋爲郭注所本。

懽

心部

喜歡也。从心，霍聲。爾雅曰：懽懽，懽懽，憂無告也。古玩切

懽懽，懽懽，憂無告也者。釋訓文釋文云：「懽本又作懽，懽本又作搖。」

則陸氏所據本作懽，說文無懽字，疑此引亦當作搖。與陸氏又作

本同。今作懽者，或校說文者改之耳。懽與懽通。詩大雅板云：「老夫

懽懽。」毛傳云：「懽懽猶款款也。」款或作款，款爲隸，險。許訓懽爲喜歡，是其

相通之證。然說文水部懽爲水名，則作懽爲段借字，作懽正字也。又

業欠部歎下云：「意有所歎也。」歎蓋可兼憂喜言，得其欲則喜，不

得其欲則憂。懽以喜歎爲本義，而爾雅以憂釋之者，段玉裁曰：「息

者歎歎然之誠，亦與喜樂之歎歎同其誠切。許說其本義，爾雅說其

引申之義也。」如段說，知許君得此，卽所以證引申之義矣。嚴可均

亦謂許引此爲懽字廣一義。玉篇心部懽下憲下皆云：「憂無告也。」

則爾雅別本或又有作憲者。說文云：「憲，憂也。」作憲正用本字。

然許於憲下不偁爾雅，當非許之所據。阮元爾雅校勘記遂謂：「此



經本從官從心作灌者聲近之借作權又灌形近之譌今說文權下引爾雅蓋非許氏原文似失之矣

八水部

西極之水也从水八聲爾雅曰西至八國謂四極府中切

西至八國者釋地文謂四極者乃許君解釋之語謂此為四極國之一也小徐本作「西至於八國謂之四極」與爾雅經文全同非是爾雅東西南北並舉故總之曰謂之四極許君但引其一不得言謂之四極謂下刪一之字而語意自變知非用爾雅本文善讀說文者當能辨之乃段玉裁王筠皆從小徐疏矣八之本義為西極之水而爾雅之八國則因八水得名故引之以相證耳今爾雅作「西至於八國」釋文云「八本或作幽字同」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文穎注引爾雅此文亦作幽段玉裁謂「作幽聲之誤作八則更俗」今案說文邑部邠下云「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重文幽下云「美陽亭即幽也」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雖不言幽在美陽而皆云「柁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柁邑亦屬右扶風邠非一地段此辨郭璞爾雅注言四極「皆四方極遠之國」若近在右扶

風何極之可言。知此字當從說文作汜。許君所據蓋爾雅古本也。汜之轉爲邠者。蓋汜從八聲。邠從分聲。分亦從八聲。汜邠雙聲字。經典相承邠邠通用。故又轉爲邠矣。釋爾雅者。不得以公劉太王之都當之。文穎漢書注。既引爾雅之邠國。而又云。『在長安西。』似誤。

渚

水部

水在常山中丘逢山。東入澗。从水者聲。爾雅曰。小洲曰渚。章

與切

小洲曰渚者。釋水文。今爾雅作渚。釋文云。『渚字又作渚。』案本經釋丘云。『如渚者渚丘。』渚渚溷淆不分。說文阜部渚下云。『如渚者渚丘。水中高者也。』彼雖不偁爾雅。實本釋丘爲說。以說文枝爾雅。則知釋水當作渚。釋丘當作渚。如渚之渚。亦當從許作如渚。言渚丘在水中高而平。如水中小州然也。渚本水名。引爾雅蓋廣一義。郭璞渚字無解。釋名釋水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焉回也。』可補爾雅之注。渚從者聲者。遮雙聲字。廣雅釋水云。『渚。處也。』則以疊韻爲訓也。高誘淮南陸形注。韋昭國語齊語注。竝云。『水中可居者曰渚。』蓋渚爲小州。故舉州義以暎之。

涓

水部

小流也。从水，見聲。爾雅曰：汝為涓。

古玄切

汝為涓者，釋水文。今爾雅作瀆，釋文云：「瀆，符云反，字林作涓，工玄反。」爾雅本亦作涓。『葉字林即本說文。郭璞注引詩：「遵彼汝墳。」為證。』今爾雅注疏本有作汝瀆者，乃依經改字。阮氏校勘記已嘗辨之。則作瀆乃郭本，許作涓與眾本同。乃古本也。然說文瀆訓水厓也。郭云：「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非其本義。許訓涓為小流，小流猶小水也。是作涓義合。當為正字。作瀆既借字也。水經注汝水篇引爾雅汝有瀆，且申之曰：「然則瀆者汝別也。」蓋鄧氏亦用郭本。

瀝

水部

瀆也。从水，戠聲。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為瀝。

子廉切

泉一見一否為瀝者，釋水文。郭璞注云：「瀝，纒有貌。」邢昺疏云：「言此泉其水有時出見，有時不出而竭，涸者名瀝，謂瀝微也。」故注云：「纒有貌。」許訓瀝為瀆，瀆者涸也。則引爾雅為廣一義。郝懿行曰：「泉有時出見，有時涸竭，水脈常含津潤，故許以瀝瀆為言。此古說也。郭義則以瀝為纖，纖，小意也。」王念孫郝疏刊誤曰：「泉之或見或否者，其泉必不旺，故郭以瀝為纖，小。若以瀝為瀝瀆，則天下無不瀝。」

漬之泉。何必或見或否而後謂之灑乎。『愚案王說是也。又灑之爲織亦出郭氏音義。今爾雅注疏本但有注而無音義。宋刊本則有附音於注後者。尚可考也。』

沕

水部

水厓枯土也。从水。九聲。爾雅曰：水醮曰沕。居頤切

水醮曰沕者。釋水文。今爾雅作屨。郭璞注云：『謂水醮盡。』案本經上文云：『沕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說文厂部屨下云：『仄出泉也。』彼雖不偁爾雅。實本釋水爲說。則許君所據爾雅沕屨二字正與今本互易。屨從畧聲。又讀若軌。軌沕皆從九聲。古音同在幽部。故二字通用。段玉裁謂依毛詩有冽沕泉。似今爾雅不誤。愚案爾雅釋文云：『屨字又作軌。音軌。』說文水部無軌字。疑舊本必有作沕者。沕卽沕之隸增也。嚴元照爾雅匡名謂：『舊本必有作軌者。俗又增水旁耳。』愚謂陸氏音軌。則又作本必非軌字。嚴說似未允。郭注謂水醮盡。以盡釋醮。則與灑同義。釋文云：『醮字或作灑。』說文云：『灑盡也。』是其證。許引作沕。沕從九。九之言究。則沕本有究盡之義。故許訓曰：水厓枯土。而引水醮證之。然則就郭注言。爾雅此條亦當以

汎為正字矣。錢坫爾雅古義謂「此應從說文作汎。」是也。

澗

部

水浸也。从水，冀聲。爾雅曰：澗，大出尾下。方問切。

澗，大出尾下者，釋水文。

小徐本爾雅以下為錯字語，且建引郭注，愚謂引爾雅必許書原文，錯引郭注釋之，故重

述其語，猶孔賈諸經正義之重述注文也。按繁傳者或以為複出而刪之，不可執此疑大徐本。郭璞注云：「今河東

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清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為澗。馮翊郃陽

縣復有澗，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踏上，又有一澗。澗源皆潛

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為陂種稻，呼其本所出處為澗魁。此是

也。尾猶底也。」許訓澗為水浸也者，段玉裁依集韻改浸為漫，謂「

說文水部無漫，當作曼。曼者引也。澗者水之引而愈出也。曼澗聲類

相近。」鈕樹玉段注說文訂謂「集韻漫菴傳刻譌，廣韻注水浸本

說文也。浸者浸淫而出。」愚案類篇水部澗下引說文水浸也，類篇

多本集韻字亦作浸，則鈕謂集韻漫字為傳刻之譌，信而有徵。段氏

依之，非也。惟浸淫而出，凡泉水皆然，何以此獨以澗名。則鈕說亦未

為確論也。愚謂許訓水浸與郭注其深無限壅流為陂之說，互相足

水大且深則成浸，能成浸者始可為陂。桂馥謂「浸者讀如揚州浸

有五湖之浸。』是也。卷子玉篇水部澗下又引許叔重淮南注曰：『漢湊涌之源也。』彼注與水浸之義亦相近。又水經注河水篇引呂

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為澗水。』此與上文『歸異出同流肥。』注水經

水篇引作歸異出同曰肥。衡詩：我思肥泉。毛傳云：同出異歸為肥泉。即本此義也。惟鄭注又引捷為舍人曰：水異出流

行合同曰肥。則適與呂忱澗水之說同。此蓋爾雅傳本有異。吳奕能

定其孰是。適元於淇水篇王捷為舍人之說。於河水篇王呂氏之說

亦可也。意相反。而句例則同。郝懿行因疑今本爾雅有脫文。尋釋文

云：『澗數問反。義或方問反。水本同而出異。』此義正與呂說合。而

陸氏以為義或者。蓋謂此義與郭注異。故音亦異也。其實異出同流

即數源共發之意。其為水勢之盛則一耳。王引之經義述聞又謂：『

澗大出尾下。當以澗大出絕句。尾下自為一義。不與上相屬。』其言

甚辨。然許君五字連引。未必分為兩讀也。

泥

水部食已而復吐之。从水。君聲。爾雅曰：大歲在申曰泥灘。他昆切

大歲在申曰泥灘者。釋天文。郭璞無注。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李巡

曰：『言萬物皆循精氣。故曰泥灘。單盡也。』又引孫炎曰：『泥灘

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也。』史記歷書正義引同。天官書索隱引此作李巡說。呂氏春秋序意

篇高誘注云「泥大也。澼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淮南天文

篇高誘注云「泥大澼修也。言萬物皆修其精氣也。」桂馥證以呂

一作修。注說見也。却歸行。兩雅擇註義疏以為「循通作修。修循一聲。

與詩可通用。字謂循修二字古通。說矣。一茶當從王說。今案泥澼雙

聲字。諸家所說。大抵就歲功而言。曰大曰循曰單。亦以雙聲字訓之。

高與李畧同。翟灝爾雅補郭謂「高誘所云。大氏全取於李巡爾雅

注。」是也。許君釋泥為食已而復吐之者。蓋為泥之本義。今吾鄉猶

復吐出者曰打泥。孫叔然吐秀之解。似從許君復吐之吐蛻出。與李

注殊。吐與泥亦雙聲也。然歲名取義。究與本義不甚相切。許引之亦

但證字非證義。與諸引地名之例同耳。

又案大歲在中。說文申部云「申神也。」示部神下云「天神引出

萬物者也。」食部鋪下云「日加申時食也。」是則申有引出之義。

又為鋪食之時。泥之義既為食已而復吐之。食則與申為鋪時相關。

吐出亦與引出相近。故歲行在申。取以為名。與以意度之。或如是。姑

存之以待考。

斛部

斛有斛。从斗。虎聲。一曰突也。一曰利也。爾雅曰。斛謂之隄。

古田器也。土雕切

斛謂之隄者。釋器文。斛有三義。許引爾雅在利也之下。所以證第三義也。引經而又申之曰。古田器也者。以一利字不足以盡意。明此為田器之利者也。說文留部云。『隄。斛也。古田器也。』二字互訓。與爾雅正同。郭璞注云。『皆古鍤。鍤字。』是斛為古鍤字。隄為古鍤字。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李善注引爾雅正作『鍤。謂之鍤。』然鍤字說文所無。全部銚下云。『一曰田器。』則正字當作銚。鍤之本義為郭衣鉞。亦為借字。釋名釋器用云。『鍤。插也。插地起土也。』則正字當作插。說文手部云。『插。刺肉也。』段氏改。古亦改。番為之。說文曰。部作刺。內謂內者入也。刺內者刺入也。古亦改。番為之。說文曰。部也。及方言五云。『番。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斛。江淮。南楚之間。謂之番。』知番即隄矣。

夙部

夙。足跡地也。象形。夙聲。爾雅曰。狐狸。獾。貉。醜。其足蹟。其迹夙。

人九切。○躔。象文。从足。彖聲。

狐狸。獾。貉。醜。其足蹟。其迹夙者。釋獸文。今爾雅作狸。狐。獾。貉。醜。其足



踏其跡。夙。案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云。『其動物宜毛物。』鄭玄攷注云。『毛物。貂狐貉貉之屬。絳毛者也。』賈公彥疏申注曰。『云毛物。貂狐貉貉之屬者。依爾雅而言耳。爾雅。貂狐貉貉同文。此云貂狐不言貉者。鄭君所讀爾雅爲貂不爲貉也。』據此。則許鄭所見之本。竝與今爾雅異。許與鄭亦異。爾雅釋文云。『踏。說文作番。古文作丑。夙。古文爲蹂。字林或作狃。』今案說文采部番下云。『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或從足從煩作躡。足部無踏字。是許引作躡。卽番之或體。今作踏者。番之隸增也。蹂。許以爲篆文。則夙當爲古文。而陸氏乃以蹂爲古文。謬矣。狃則同音通借字。初學記引與字林同。許訓夙爲獸足蹂地也。郭璞注云。『夙。指頭處。』兩義互足。邢昺疏云。『其指頭著地處名夙。』卽用許說以釋注也。

鞮

夙部

周成王時。州靡國獻鞮。人身反踵。自笑。笑卽上脣掩其目。食

人。北方謂之土螻。爾雅云。鞮。鞮如人被髮。一名梟陽。从夙。象形。

符未切

切

鞮。鞮如人被髮者。釋獸篇屬文。今爾雅作狒狒。釋文云。『狒字又作

鬻或作萬同。『案鬻卽鬻之隸變。萬乃鬻之古文。說文云。』萬蟲也。』去鬻義遠。廣韻八未云。『鬻拂並同鬻。』疑釋文之萬當作鬻。鬻又鬻之省體也。傳寫遂混作萬耳。郭璞注云。『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天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此與許說畧同。許所稱見周書王會篇。惟爾雅釋文引說文土螻下有『讀若費費』四字。今奪。本篆作鬻。獻鬻下重鬻字。被髮下云。象形。从曰。从𠂔。讀若費。一曰鬻鬻一名梟羊。亦與大徐本異。而加詳。王會篇正作費。費許蓋以費爲聲借字。故用本字易之也。拂字說文所無。則作拂亦非本字。釋文又引左思吳都賦云。『鬻鬻笑而被格。』今文選猶不作拂。蓋從說文。

說文解字引孟子考敘例

孟子漢書藝文志次於諸子畧儒家中然趙岐孟子題辭謂孝文皇帝  
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  
經而已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  
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可與趙說互證是則孟子一書在  
諸子中漢人實持尊之與論語孝經爾雅等且為首置博士漢志所以  
不與三書同次者蓋就學術流別而分之非有所軒輊也傳記博士之  
罷錢大昕以為當在武帝建武五年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時其說近  
是既罷之後專治孟子者少至漢末趙岐始加條理為之章句許君年  
輩先於趙其作說文解字獨偶引之以證字義雖為字無多而往往與  
趙本不同亦可視為孟子古本之僅存者已今以引孟子考殿引經考  
之後與引羣書考異撰亦竊比於尊孟也

...

...

...

...

...

...

...

...

...

...

...

...

...

...

...

...

...

...

說文解字引孟子考字目

諫

聞

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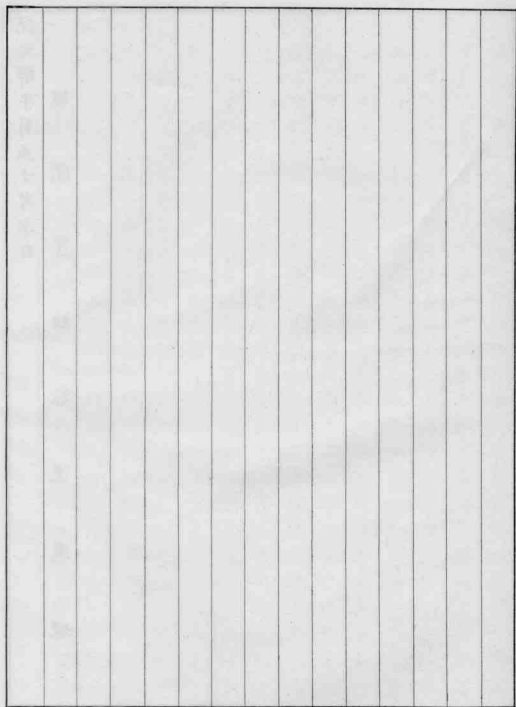
故

念

澆

澆

裸



說文解字引孟子考

衡陽馬宗霍

諛

言部

徐語也。以言原聲。孟子曰。故諛諛而來。

魚居切

故諛諛而來者。萬章篇上文。今孟子作源。趙岐注云。如流水之與源通。『段玉裁曰。』據此。諛本作源。源古作原。蓋許引孟原而來。證從原會意之。惜淺人加之言。如百穀艸木麗于地。加艸頭之比。『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引管同曰。』案諛諛而來。特言舜召象之來耳。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然後為象常來之實。今本改諛為源。而釋為如水流相續不絕。其辭重複。非是。』此與段說適相反。宋且謂改字出於趙氏。愚案趙注。又以為此連上文常常以下。『晉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斯語當有所本。趙既以為出逸書。則作注時。必不容以意改字。宋氏之言非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謂『常常句。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斷自不及貢始。以為尚書逸文。焦循孟子正義從之。此亦可備一說。然此但能駁趙氏誤解孟子。不能證趙改諛為源。

說文引作諛。大小徐本竝同。別無作原之本。可證。廣韻二十二元諛。下亦引孟子此文。當卽本之說文。則段氏之言亦未可從也。愚疑許君所據自與趙異字。字異而義亦異。許訓諛爲徐語。以其字從言也。引申爲凡徐之偁。諛諛而來。猶言徐徐而來耳。徐徐卽不迫促之意。徐錯繫傳通釋云。『諛諛。愿也。』似亦失之。

關

門部

關也。从門。共聲。孟子曰。鄒與魯關。

下降切

鄒與魯關者。梁惠王篇下文。趙岐云。『關聲也。猶構兵而關也。』許但訓關。不主聲言。然關則有聲。趙注與許義亦相足。孫奭孟子音義云。『關。張。謚。胡弄切。關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若。又胡降切。今案說文門部無關字。惟玉篇門部門下云。『今作門。同。』於是凡從門之字。如關。閱等字。雖收在門部。而皆從門。此蓋由隸書門與門混。六朝通作。故顧野王之言云。爾。唐玄度九經字樣雜辨部。關。關二字。下注云。『上說文。從二乳。乳音乾。象兩士相對。兵仗在後之形。下隸省。非從門。閱字同。』此辨可補正顧說。且玉篇雖云門作門。同。而門。門兩部之字。固自分別不亂。



惟開字本在門部。門部亦收之。開亦但訓闕。無卷義。然則孫氏音義所云從門下者

義與卷同。蓋無據也。卽以音論。丁讀闕胡降切。今大徐說文開音下

降切。胡下雙聲。胡降與下降音同。是從門之闕。自有卷音。亦不得云

從門下者。下降切。從門與門不同也。廣韻五十候門下云。『凡從門

者。今與門戶字同。』此卽沿玉篇之說。其闕字送韻絳韻互收之。皆

從門。不從門。絳韻之闕。與卷字同。其音切。下引說文此條。亦闕有卷

音之證。然音卷而義不同。卷。此則所當辨耳。又廣雅釋言。『開。戰鬪

也。』王念孫疏證云。『字亦作闕。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

私闕。高誘注云。闕。闕也。闕讀近鴻。緩氣言之。』愚謂說文無闕字。蓋

又闕之隸增也。

買

貝

市也。从兩貝。孟子曰。登龍斷而兩市利。其聲切

登龍斷而兩市利者。約舉公孫丑篇下文。此引以證買之訓市。兼證

從四貝會意之旨也。陳瑒謂說文兩市利之兩。爲買之壞字。轉寫既

許訓買爲市。如陳說。作買市。共半耳。此爲買字。稱經不爲兩字。稱經也。愚案

利。別解爲市。市利義不可通。今孟子登作龍。兩作罔。趙岐注云。『龍  
斷謂環斷而高者也。』愚案罔卽罔之或體。許所據作罔爲本字。龍

者孫奭孟子音義引丁公著云「龍與陸聲相近陸高也蓋古人之  
言耳」又引陸善經云「龍斷謂岡壘斷而高者」是陸氏正讀龍  
爲壘翟灝孟子考異謂「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曰自此冀之  
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說之確證」然則許所據作壘亦本字  
也壘從龍故或改龍爲之韵會二腫云「壘亦省作龍」下引孟子  
此文爲證丁氏謂龍陸聲近是讀龍爲陸此由不知龍爲壘之借字  
故陸高之義雖與壘合而實未得其本吳玉搢以爲龍乃壘之譌省  
周廣業孟子四考又以龍爲傳寫脫壘之下半皆非也段玉裁曰「  
趙注釋爲堞斷而高者也堞塵塵也高誘云楚人謂塵爲堞趙本蓋  
作堞斷堞塵雅之兒啞塵不到地勢畧高之處也古書堞龍二字多  
相亂許書亦當作堞斷淺人以陸善經說改爲壘耳」案段說申成  
趙注自可備一解然並疑說文則未必是

款

欠部

愀然也以欠赤聲孟子曰曾西愀然

才六切

曾西愀然者公孫丑篇上文今孟子作愀趙岐注云「愀然猶愀踏  
也」段玉裁謂「愀踏同蹶踏」愚案論語鄉黨篇「蹶踏如也」

集解引馬融云「踧踏恭敬之貌」趙此注意當與馬同然說文足部云「踧行平易也。蹴躡也。」皆無恭敬之義則作蹇為段借字許引作款訓為怒然心部怒有二義一曰憂也本字當恭敬之極則感不安與憂義尚近是作款為正字廣雅釋訓云「跣踏畏敬也」王念孫廣雅疏證謂「踧蹇並與跣同」愚謂說文無跣字蓋即踧之省耳跣款並從赤聲蹇從就聲古音同在幽部故義雖異得相通矣此自孟子有兩作本故許趙所據不同宋翔鳳必以作蹇為趙所改殊為臆說

念心部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念吁介切

孝子之心不若是念者萬章篇上文今孟子作恕趙岐注云「恕無愁之貌」案說文無恕字許所據作念訓為忽也忽下云忘也臧琳經義雜記謂「忽忘於心即是無愁與趙注義合」然則恕為別體

正字當從許引王觀國學林謂「許所引孟子為古文」是也嚴可均曰

念今孟子作恕說文無恕字偏旁有之牙部從從聲疑此說解不當有念或從切四安案此亦可備一解孫奭孟子音義云「恕張古點切丁音界」宋翔鳳謂「丁公箸即據說

文改俗本孟子故竝易其音。愚案類篇心部云。『恕居拜切。無愁

兒。孟子不若是恕。』公箸讀。『據此。則丁但讀恕如界耳。未必改字

也。』六書正譌云。『恕借念字。』段玉裁云。『念恕古今字。』是皆以

和兒說文。『恕。非有二義也。然考玉篇心部云。『念。呼介切。不

時已然。惟廣韻十六怪。念下注。全同說文。露韻點韻皆無恕字。不同

澆 部水 汙也。从水。兒聲。詩曰。河水澆澆。孟子曰。汝安能澆我。武庫切

汝安能澆我者。公孫丑篇上文。今孟子汝作爾。安作焉。汝爾安焉皆

同聲通用字。義亦不殊。許與趙岐所據本蓋各異。澆者。許訓汙也。趙

釋亦同。惟許引孟子證本義。引詩廣一義。許見引似當移孟子於詩

上。

澆 部水 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澆浙而行。其兩切

夫子去齊澆浙而行者。萬章篇下文。今孟子作接。趙岐注云。『浙。漬

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不解接字。許引作澆。訓為浚乾漬米也者。

案卷子玉篇水部澆下云。『說文乾漬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浙

而行是也。又曰澆浚也。』與今本說文微異。如顧野王所引。是許以

乾漬米與浚爲兩義。而引孟子證前一義也。廣雅釋詁云：「浚澆盜也。」王念孫疏證引說文此條而申之云：「澆之言竟。謂澆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澆乾漬米爲澆乾矣。」此則仍從今本說文。以浚乾二字相連爲義。許訓澆爲浚。故王氏謂卽澆乾耳。類篇澆下引說文姚寬西溪叢語載陳翰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浙。」正與許同。諸家據此。因謂唐時孟子猶作澆字。今作接字殊無理。段玉裁亦謂「作接當是字之誤。」洪頤煊亦云：「荀子仲尼篇「可炊而澆也。」澆卽澆字。澆接因字形相近而譌。」惟馮登府十三經詁答問曰：「爾雅釋詁：「接捷也。」荀子大略：「先事慮事謂之接。」楊倌注：「接讀爲捷。速也。」趙雖不解接字義。而不及炊而行卽速義。速浙而行。其義未嘗不正。無煩改字。」愚案馮說可備一解。趙許趙所據本各異。字異而義亦異。未必定爲字之誤也。宋翔鳳乃謂趙氏改澆爲接。且謂邨卿不甚通古字古言。誣矣。

嫖

女部

姬也。一曰女侍曰嫖。讀若騶。或若委。从女。果聲。孟軻曰：舜爲

天子二女嫖。

馬果切

舜爲天子二女嫫者約舉盡心篇下文此引證弟二義之女侍曰嫫也今孟子作果趙岐注云「果侍也」臧琳謂「作果者是嫫之省借趙氏訓爲侍與說文合」吳玉搢亦謂「趙注與說文嫫注同趙本作嫫傳寫省作果」愚案臧吳說是也楚辭遠游「二女御」洪興祖補注云「御侍也孟子所謂二女嫫也」是宋時猶有不省之本可證惟嫫從果聲故亦可改果爲之亦猶改龍爲壘也今孟子僞孫疏乃云「趙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於許慎之說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斯則以果字下屬「若固有之」爲句眞望文生義矣